



当文艺走出“小圈子”、走向“大天地”，在江西的乡野田间、市井街巷，一股朴素而蓬勃的新大众文艺力量正在蓄势生长。他们是泥瓦匠、是盲人、是金融师、是铁路工人、是医护人员……他们拿起画笔、捧起乐器、推开稿纸、打开相机，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，拓展文艺的边界。在这里，生活本真和鲜活的一面被融进创作与表达中。他们，让文艺有烟火，让生活更美好。

从生活里来，到人们心里去

——江西新大众文艺群体观察

□ 本报全媒体记者 谢龙龙

热爱可抵岁月漫长



忘不了乐团演出照片。

一把吉他，一个歌者，一段情，故事就这样开始了。

“明天你是否会想起，昨天你写的日记”“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”“只是因为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”……夏夜降临，萍乡市南正街人群熙攘，斑斓的霓虹映在萍水河上，歌声飘荡在广场上空，忘不了乐团在为毕业季的演出而排练。

忘不了乐团，一群人因热爱而相聚。团员来自各行各业——人民教师、医护人员、个体工商户、自由职业者……乐团团长黄河，铁路工人，57岁，他18岁开始弹吉他，就在那年，他认识了刘波。此后他们放下音乐，奔波于生活的柴米油盐。直到2019年，刚刚重拾吉他的黄河又偶然遇到了刘波，刘波已几近失明。“他有些抑郁，每天窝在家里哪里也不去，我跟他谈，来唱唱歌吧。”黄河回忆，2020年乐团成立后，刘波在舞台上再次发光。

主唱肖世萍经常唱一首《忘不了》，边唱边掉泪，观众也跟着掉泪。大家有太多忘不了的东西，忘不了音乐、忘不了热爱、忘不了青春和情谊……于是，“忘不了”成了团名。团员最多时超过了20人。乐团前几年很艰难，没有固定排练场所和专业设备，有时候在户外唱歌遭到驱赶、冷落，但凭着一腔热爱还是坚持了下

来。转折发生在2025年年底，乐团在萍乡市玉湖公园路演，乐团成员、喜欢摄影的万钧将肖世萍演唱的《爱不爱我》发到网上，一夜之间点燃全城，歌声戳中无数人，视频浏览量突破800万。

爆火之后，乐团的初心没有改变，仍然十分纯粹。黄河说：“可能大家以后会因为各种原因退出，但是目前来说，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，直到玩不动了。”做后勤的、运营账号的、拍视频的、做主持的、调试音响的……大家尽己所能托举着乐团前行。

最近，乐团迎来了一个叫刘明智的吉他手，40岁出头，玩了20多年音乐，他给乐团写了第一首原创歌曲《琴弦上的年轮》。“音乐是我们不老的图腾，时光偷不走灵魂共振”，他在歌词里表达了对这群音乐“老炮”的敬佩和接力。已是两个孩子爸爸的刘明智说：“我想继续把自己的生活写进歌里。他们的梦我继续，热爱可抵岁月漫长。”

摄影、短视频和音乐让更多人看到了忘不了乐团，也让更多人认识了短视频博主南昌小刘。“大家喜欢我的短视频可能因为画面和音乐配得恰到好处。”从小学习音乐，从事金融管理，走上摄影道路的南昌小刘云淡风轻地说。从滕王阁到双子塔，从庐山到鄱阳湖，从婺源

到三清山……他用镜头记录了江西的无限风光和南昌的春夏秋冬。

南昌小刘本名刘晟，2009年在北京上大学期间，被北京的人文自然风景吸引，便买了一台相机记录，之后拿着相机跑遍全国各地。后来，刘晟回到家乡工作，镜头便对准了南昌。滕王阁北扩区域人流如织，十桥同架气势恢宏，赣江四季碧波荡漾、满城灯火与漫天烟花交融……他的镜头定格家乡的美景，见证城市的变迁。2021年，他蹲守一夜，只为拍南昌双子塔的星轨照。作品第一次获得了网友大量点赞，这很让他意外。“那时南昌没有那么多人，红谷滩的夜晚也没有这么繁华，现在拍就会受到干扰了。”刘晟笑着谈及这种变化。

摄影是光与影的艺术，十分受限于天气。刘晟每天都在盯着天气。“全省各地都在我的天气预报列表里，时时关注着哪里适合拍。”同一个地方重复拍会不会产生厌倦？刘晟说，不同的天气、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角度呈现出来的美感是不一样的，都值得去观赏和记录。由于天气变化莫测，刘晟经常会半夜一两点看天气，有合适的地方立刻踏上行程，在朝阳初升时赶回工位。

刘晟对气象万千的鄱阳湖很是向往，前几年每年都去很多次，他想要拍摄湖面晨雾和飞鸟同框的画面，但是每次都无功而返；他还多次去龙虎山拍摄云海，也都败兴而归，甚至连红谷滩双子塔顶的平流雾都难以捕捉。气象是他摄影路上的拦路虎。为此，他用两年时间钻研气象知识。2025年，刘晟去了20多次鄱阳湖，每次都成功拍摄到了晨雾。而龙虎山的壮丽风景最终也让他收获了中国国家地理·极景中国“2024江西风景独好影像大赛”一等奖。

2023年年底，刘晟在朋友圈写道：一年52个周末都出去拍摄了。他说要一直走下去。从拍南昌到拍全省，风景在变、设备在变，不变的是他对家乡的热爱、对摄影的热情。他总结：这些年无数个起早贪黑，数不清的无功而返，同时也有很多人的不理解，但是我还在坚持，也许是一次次看到美景的尖叫，或许是心中的挚爱。

一缕芬芳又萦绕鼻前……

科技的发展让童中平感受到了生活和写作的更多可能。2005年，电脑读屏软件再次点燃了他的创作热情，他如饥似渴地听书，学习打字。别人质疑“看不见怎么学会打字”，童中平不服气，五笔输入法学得比正常人都快。利用读屏软件，童中平用上了智能手机，写公众号、发朋友圈、与文友聊天……

AI出现后，他又迫不及待用上了，好程度出乎他的意料。写稿时，“无语凝噎”的“噎”字童中平拿不准，问AI，AI说是“因噎废食”的“噎”。童中平说：“我看不到，你细说一下怎么写？”它说：“抱歉，我不知道你不方便。”马上就写出了拼音打字敲哪几个键。在打开镜头让AI分辨橘子和橙子后，他喃喃地说：“若有一天，你要是真能品尝橘子橙子的味道，世界会是啥样？”他想见识一下不可想象“比神话还神”的AI世界。

“风景是什么？是眼睛和心一起看到的远方。”远方，对童中平来说很远，许多生命体验是通过他人获得的，然后化为笔下的想象和创造。文学是他的眼睛，带他看遍世界。再问他梦想是什么？他说：“年轻时想成为作家，后来发现并不是要功成名就，坚持写想写的东西，读一辈子书就是一个梦了。”



农民作家汪雪英在自己的菜园里。



农民画家周静的水泥墙作品。

在现实大地上扎根生长

这是一群连接土地与大众的文艺创作者，他们在烟火里认真生活，蓄势生长，始终将长期主义和持守本心贯穿于生活和创作。

傍晚时分，暴风雨就要来临，乌云从远处奔来，汪雪英独自走向田野，那些亲手栽种的稻谷和蔬菜是她的宝贝。在这里，她获得了更多的踏实和满足，那是人情、土地、劳作和果实给予她的力量，她乐于接受自己的农民身份。问她，从城市回归乡村，创作上最大的适配与冲突是什么？她笑说，得先生活再写作，事多想写的东西也多，秋收之后才有时间写，虽然数量少了但质量高了。

从打工文学到乡土文学，不变的底色始终是真实的生活。汪雪英认为好的文学是扎进生活里，带着毛茸茸的质感和生命体验的。生活经验是写作不可回避和凭空想象的。回乡十年，汪雪英一边积累农事经验，一边阅读农业书籍。她说：“我现在没有打工的体验，写不了打工文，但我了解稻子怎么生长、施肥、收获，这是可以写好的。”种稻就像写作，需要耐心，稻子一茬茬像整齐写在大地上的文字，禾苗缓慢地生长，汪雪英就缓慢地抒写。

在大地上创作的还有周宗文，他有三个身份：农民、泥瓦匠、画家。周宗文是他做农民和泥瓦匠时的名字，周静是他画画、写字时的笔名。他喜欢后者。周静手指粗糙黧黑，长满老茧，他身材魁梧，表面看既不“文”，也不“静”，更看不出来会拿毛笔。实际上，他很文艺，“画画”的资历有50年。

1975年，周静14岁，初中辍学。爸爸让他跟着泥瓦匠做学徒，师父在屋檐下或砖瓦上画一些传统吉祥的图案。周静不懂欣赏，只觉得好玩，说：“师父，让我也画两笔吧。”颜料虽然只有墨水和黄泥，但是师父非常满意，被认可的喜悦充盈了周静的内心，就此爱上画画。5年后，周静应征入伍，鼓起勇气在“特长”一栏里写下摄影、画画，在连队，他负责出黑板报。

退伍后，周静重操旧业，靠做泥瓦匠谋生。白天，他手上是沙石砖块，到了晚上就是宣纸笔墨。瓦匠手艺精湛的同时，画画也提升了审美和眼界，周静开始将绘画和工作结合起来，琢磨起了图案设计、瓷砖拼花、颜色搭配、线条造型等建筑美学。而瓦工技术也促进了绘画技巧，用周静的话说，常年砌墙、丈量、抹灰的手艺，潜移默化影响了构图、线条把控，瓦工的空间感知能力，对画画也有帮助。

凭借实用与审美的融合，周静成了十里八乡小有名气的瓦匠，大家建新房、搞装修也愿意请他。“别人说，周师傅你跟其他瓦工不一样，做工有艺术性呢。”周静得意洋洋。去年，一户人家请他为院墙画一幅吉祥画，周静想了一下说：“外面风吹日晒，要不了两年就会脱落，我用水泥帮你做一面浮雕文化墙吧。”墙长15米，高2.7米，一幅立体、精美的“松鹤延年”图就完成了，户主给他

竖起了大拇指。这幅画周静很喜欢，融合了国画元素和技巧。他说：“劳动产生艺术的美，同时要用艺术的眼光把事做得‘漂亮’。”

周静退休4年，到处去拜师学习、参观画展，画了近1000幅画，多是乡土田园、草木山川题材，不少人选专业画展。慢工出细活，周静画画时不急，每次先做方案，这是做瓦匠留下的习惯，然后边练字边改画，他说，“砌墙不能急，要等水泥凝固；画画也不能急，要等灵感到来。”

“大家认可就是对的事，是我要坚持下去的事。”这是周静的心得。忘不了乐团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：“只要观众喜欢，我们就唱下去。”在黄河看来，乐团从人群中来，也到人群中去。从公园河边被几个人围着，到大剧院大舞台成千上万人的大合唱，乐团跟粉丝越来越亲近。“有时我们当观众，把麦克风给观众，让他们上台演。我们甚至不要求主办方提供舞台，希望跟观众打成一片。”黄河说，谁都可以来唱一唱，哪里都可以唱一唱。

火了之后，乐团没忘记粉丝，每周或隔周举办一次粉丝专场演出。粉丝从全国各地赶来，黄河惶恐，怕对不起他们的期待，“以前随性而演，穿双拖鞋就开唱，现在要精心准备，光选歌就花很多时间”。粉丝在乐团的社交账号下点歌，他们回复“会听到粉丝的呼声”。成员相公在网上保持着跟粉丝的互动，他在评论区说：“下面坐着的宝宝们好像钟表店里一面面闹钟的指针，朝着一个方向走。”粉丝留言：“这种被记挂、被珍视的感觉，就像被最亮的光照亮，暖到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谢谢乐团把粉丝当成朋友和家人，双向奔赴的感觉，真好。”

家乡为乐团提供了肥沃的生长土壤，他们也想着“为城而唱”，把萍乡的城市特色融入旋律，让更多人认识家乡、走进家乡。在安源大剧院公园、秋收起义广场、武功山风景名胜区……社区、景区、乡村都有他们公益演出的身影。他们不在乎舞台，只在意观众。

文艺触手可及，它可以是一张画、一段歌声、一张照片、一个Vlog……它承接起生活的悲欢、奔波与期盼，让陌生温热的心紧紧相依。问这些人新大众文艺是什么？他们说，“新大众文艺，大众喜欢就好”“新大众文艺，就是大众生活”“新大众文艺，心里要有大众”……

向上攀爬是生存姿态，向下扎根是创作立场。他们的眼里，生活和文艺是相互滋养、相互安顿的。这样的文艺，从生活里来，到人们心里去。



■ 本版主编 周颖
■ 美术编辑 杨数

不止于热爱，他们也想把这颗炙热的心和世间的美好毫无保留地呈现。

在全国各地旅游和拍摄的过程中，刘晟遇到很多人不了解江西，有的几乎没听过南昌，他有些沮丧。“江西可能有些小‘透明’，但来过的都会发现，江西风景很是独特。”对此，刘晟决心通过自己的镜头去宣传江西，让更多的人看见江西。

今年，他创作的《遇见江西》给出了答案，这部作品凝结了6年的时光，每一帧画面都花费了他大量心血。为了拍婺源的最美秋色，2024年11月，刘晟6次凌晨3点30分出发，拍完再回来上班。最佳画面出来后，很多人跟他的镜头去打卡，他觉得累有所值。刘晟情不自禁写下：当我走遍了祖国大好河山，才发现最美的地方原来是自己的家乡。

脚下的乡土，正承载着越来越多的热爱。汪雪英从前是一名打工作家，现在是一名农民作家。见到汪雪英时，她正从稻田里劳作回来。2016年，汪雪英从东莞回到吉安永新农村，开启了边务农边写作的生活。实际上，她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因给厂里的黑板报写东西而与文学结缘，后来做过工人、仓管、人事等，这些打工经历催生了《漂在东莞十八年》《她们的奋斗》等8部作品。乡村与都市提供了不同的写作土壤，在乡村，汪雪英写农村与农事，最近写了一篇关于红薯的文章，她慢慢修改，不急于投稿。在她看来，写得不好，发出去也是石沉大海，写得好，晚点被读者看见也是值得的。

汪雪英还有两个身份，村民小组的组长和文学期刊《星火》永新驿的驿长，这让她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基层文艺群体。光汪雪英知道的，村里加入各级各类文艺协会的创作者就有八九个，默默无闻的更多。而永新驿也汇聚了300多名文友，她经常组织读书会和采风活动，在写作、改稿、投稿方面为大家提供帮助，助力文学深耕田野。

这样长时间、近距离的接触和贴近，让汪雪英对基层写作生态有了更细致的观察。“在乡村，阅读也好、写作也好，其实不是文学需要我们，而是我们需要文学，土地滋养我们，文学同样滋养我们。”在汪雪英看来，乡村文学资源匮乏，大家对文学的热爱和激情才更显得珍贵，也更加值得被人看见。对身边木匠、保安、家庭主妇等普通人的文章，汪雪英不遗余力将它们推荐到《星火》编辑部。“一些默默无闻的基层写作者，坚持真诚地写作，他们的作品可能就是缺一个被看见的机会，这是一个渴望被看见、被关注的群体。”汪雪英说。

童中平是一名逐渐被更多人看到的盲人作家，失明50余年，写了200多万字，出版了2部书。10岁那年，童中平因意外碰撞导致视网膜脱落，世界从此陷入黑暗，文学成了生命里的光。后来，他从收音机里知道了“盲文”，这让他兴奋不已。于是，边学盲文，边学推拿；之后，边用盲文阅读写作，边给人推拿。他说：“上天遮蔽了我的光明，却留给了我用时间和气力摸索着挣饭吃的能力。”来推拿的人比较热心，他听他们讲述人生故事，通过他们的眼睛看世间百态，然后写成盲文，再请他们转写成汉字。由于盲文修改困难且同音错字多，童中平通过听字典、研究汉字结构来克服障碍，一点一点浇灌起自己的文学天地。

“他倒没想死，只是总觉得眼睛失明和眼下的时间都不是真的，他是陷在了一个梦里，也可能是阴差阳错走进了一个糟糕的平行世界，他只要找到出口，就能回到那片他熟悉的光明天地……”在一篇小说里，童中平这样描写主人公失明的痛楚。在《我的风景》里，童中平写别人可以用眼睛欣赏风景，或对着照片回忆往日情景，而他只能讲：当时的声音又回响耳畔，那